



书香一品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王兴洽先生《愚庐闲韵》序

□王利民

去年雪后，初次见到王兴洽老先生，是在他位于忻州城北一隅的雅居。推门的刹那，一只鸚鵡倏忽落在先生头顶，乌黑的眼珠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先生笑着摆摆手，说这鸟儿养了多年，散漫惯了，也不忍心关进笼子里。说话间，那鸚鵡又飞到书案上，歪着头听我们谈话。这无拘无束的生灵，倒与满室书香构成了一幅奇妙的和谐——或许在先生眼里，万物皆可平等相处，一如他对诗词、对人生的态度。

那日我才知道，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竟是《元好问诗注析》五卷本和《元好问词赏析》的作者。为了这套书，先生花销积蓄三十余万元，耗费十余年光阴。我望着先生清瘦的面容，心中油然而生敬意。临走时，先生捧出厚厚一叠手稿，封面印着四个字——“愚庐闲韵”。

“愚庐”，这个斋号让我久久沉吟。战国列御寇有“愚公移山”的寓言，柳宗元有“愚溪诗序”的雅意，而今又见“愚庐”。细想之下，先生之“愚”，非真愚也，乃大智若愚之“愚”，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愚”，更是对乡贤元遗山“问世间情

为何物”那种痴情的呼应。

翻开《愚庐闲韵》，扑面而来的就是对生活的赤诚热爱。先生每到好景，必有新作。歌咏家乡美景十四首，写尽了忻州山水的灵秀；云南行十三首，五省行十八首，处处可见诗人与山水相看两不厌的情致。且看这首《环游太阳岛》：“连日阴云今日晴，太阳迎我走青坪。余人爱与喧腾挤，老我偏从静处行。细字碑前读细字，英雄马畔问英雄。”一个“偏从静处行”的“愚”之形象跃然纸上，那份从容淡定，非饱经世事者不能道。而“细字碑前读细字”的叠字妙用，既见匠心，又显童趣，真是妙手偶得的佳句。

先生的细腻处，更见对寻常人事的体察：《忆昔放羊逢大暴雨》一诗，写得惊心动魄：“清脆鞭声六月间，山晴野旷艳阳天。乌云骤起龙王脑，浓墨已临老土滩。风怒草披人逸走，鸟疾林暗马惊颠。”十二组对仗，如十二幅连环画，将暴雨骤至、人羊惊骇的场景写得如在目前。末句“艰辛才有奇情遇，七品羊信苦亦甘”，又道出了历经风雨后的豁达，这何尝不是先生人生的写照？

而云南之行中那首参加傣家泼

水节的《泼水》诗，却又是另一番天地：“天瓢霖雨润山阿，泼水迎吉笑满坡。上下倾盆收不住，满箩福祉满箩歌。”二十八个字，把泼水节的欢腾场面写得淋漓尽致。尤其“上下倾盆收不住”一句，既是写实，又是写意——那收不住的不是水，是傣家人的热情，是游客的喜悦，是吉祥如意的祝福。而“满箩福祉满箩歌”的复沓，更让整首诗洋溢着民谣般的韵律美。当时正逢云南雨天，先生亲身融入那泼水的狂欢，故能写出这般真切自然的文字。

写老妻的诗，尤见真情。《乙巳岁三八节赠妻三首》中，“荆妻守贫未怨言。同牵手，共维艰，慰寒庐，喜气添”；“种瓜养猪苦换钱”；“寒家糟糠入九天”……朴实无华的文字背后，是相濡以沫六十载的深情。这等文字，非有大爱者不能为，非有真性情者不敢为。

作为元遗山故里的从文者，先生积学深厚，对遗山诗词的研究尤见功力。然而他的高明处，在于能将先贤的精髓化为自己的骨血，而非简单的模仿。且看这首《鹧鸪天·春日携友访遗山故居》：“松劲风轻淡淡烟，重冈三径访先贤。往昔曾有长堤卧，今日惟余远岫闲。白马

井，玉泉山，涓涓溪水奏琴弦。先生虽去清音在，布袖还拂百丈岩。”结句“布袖还拂百丈岩”，既是写景，又是写人，更是写一种精神的传承——那布袖拂岩的形象，不正是先生“万里秋风吹布袖”，数十年来默默耕耘于乡邦文献的身影吗？

先生的哲思，往往小中见大，平常中见幽深。《殷墟展馆》词中“说源何用澜翻语，默默金石自诉将”一句，道尽了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奥秘；《过赵秉文故里盗泉》中“遗山巨匠拜其门”后，先生自注“忻州又有山名改，我幸长为岭畔人”，那份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豪，与对先贤的追慕，交织成深沉的家国情怀。

先生近年醉心散曲创作，成就斐然。陀螺、气球、皮球、饺子、飘葫芦……寻常物事，一经先生点化，便有了哲理的意味。那首《陀螺》曲中自注“陀螺古称‘独乐’”，一语双关，既写了陀螺的特性，又道出了先生“独乐”的人生境界。最新创作的《元好问智除恶霸》剧目中的散曲更是将一生所学与当下关怀融为一体

的尝试。先生于书法，亦颇有建树。作品曾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收入《中国书法2006年年鉴》，可见功力。先是

生的字，一如他的诗，古朴中见灵动，规矩中见自在。我与先生因联而识——我写他为云中河景区牧马桥、忻州古城泰山庙撰的楹联，也算是翰墨因缘了。近年来，先生又迷上了摄影，镜头所向，多是山水田园、寻常巷陌。游历道中，相机与诗笔并用，归来便有诗歌配光影的佳构。这些爱好，与诗词相互滋养，共同成就了先生丰厚的人生。

兴洽先生长我二十岁，可谓忘年之交。相识以来，每次拜访，都能感受到一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惬意。先生话不多，但句句实在；诗不炫，却字字有味。他的人生，正如他的斋号——“愚庐”，守着一份痴愚，守着一份本真，在这浮躁的时代里，活出了难得的从容与自在。

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读先生的诗，可知其志在乡邦，情系黎元，心慕先贤，手写天真。如今先生将历年所作汇编成《愚庐闲韵》，嘱我作序。我虽不敏，却乐为之序，以志高山仰止之意。相信这本诗集的问世，不仅是对先生创作生涯的总结，更是对忻州乃至山西诗坛的一份厚礼。

是为序。



诗苑

三月风情

□徐子芳

雷声

震宇雷声畅舒春，
农家耕种抢天明。
丛生草木羊芊举，
蛰伏蛇虫款款行。
弱柳扶风抽翠玉，
香花霸野引黄莺。
歌声唱彻三月天，
万马蹄声向远程。

春明

三月漫吹剪刀风，
青阳拂面吐春红。
桃源千树千家雨，
天月半轮半寝宫。
碧草池塘蛙鼓密，
大田麦浪浪潮雄。
村姑走秀烟花下，
回眸一笑尽凝瞳。

晚霞

□周在珍

湛蓝的天幕
流云轻挂
那轮熔金的落日
缓缓西下

大地静寂
晚风拂过鬓角
携一缕余晖的暖
浸润心头的念想

西边叠嶂群峰
托起晚霞
霞光漫染河面
林间归鸟低语
街巷暮色还家

而我驻足的目光里
盛着亲人的深情牵挂
如这晚霞
迟迟不肯落下

赶集

□孟醒石

与往年山乡大集逐渐稀疏
的走向不同
今年，梅花逆势上涨
盖过了雪花
喜鹊从城里引来时尚的年轻人
他们像新鲜的草莓、葡萄、
车厘子
在大山行前这片太阳地儿
撒欢
与本土的山楂果、核桃仁
一起在麦芽糖稀中打滚
每张笑脸都镀上了一层透
明的羊脂玉
光线把大家连成冰糖葫芦
你和我手拉手
酸与甜肩并肩
在冰凉的口感中
尝到沁人心脾的温暖

飞扬的糖稀遇风迅速变硬
像蝴蝶张开翅膀破茧重生
山乡大集成了民俗与新潮
的织锦地
万物均可在地方戏中找到
自己出彩的角色
一个汉字，登上了春联
一只蝙蝠，飞上了年画
一条鲤鱼，跃过了龙门
七里八乡九重亲
一河三镇五福人
我们欢聚在一起
融入慈祥的大地
散落的星辰，也汇聚在璀璨
的银河系
等待迷途的游子
一一指认

一定

□陈跃

或是小镇，或是县城
一定有牵引视线的炊烟
能够形态完整地在天空游戏
而大地在等待丰收降临
一定有河流
一段没有水泥驳岸的河流
它们随时可隐入地下
随时隐藏自己的秘密

一定要有傍河而居的人家
男人和女人，和锅碗瓢盆的
合奏声，庭院有水
随时赠予敲门解渴的人
永远有生活的动力
允许山水阻隔，思念绵长
一定要留下回首一笑的心情
顾盼自己的身影



心灵港湾

长寿花开一抹春

□张颖

年味未远，春分已至。阳台上的长寿花洋酒肆意绽放，一簇簇红、黄、粉，宛如报春的信使，打破冬日的沉寂与单调，开出热烈又蓬勃的希望。

结缘长寿花，是在邻居大姐家，她特爱养花，家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花，角落里摆着一盆不起眼的绿植。大姐告诉我，别看它现在没有开花，待到了腊月寒冬，就是它独有的舞台。它叫长寿花，也称迎春花，花期长，花苞满，花朵多，且不挑环境，特好养活。我听说好养活，便让她为我培育一盆，大姐欣然应允。

初冬，这盆花来到我家。邻居告诉我，普通土壤就可以健康生长，它喜欢充足的阳光，适量浇水，保持土壤湿润即可，适合室内盆栽，既可观赏，又能净化空气。我把它安放到阳台，它便如一位静默温婉的女子，亭亭而立，默默生长。

大约到了今年年初，它悄悄变换了姿态，繁茂的枝间抽出密密匝匝的花苞，一簇簇，一朵朵，胀鼓鼓、圆滚滚，从此我多了一份期盼。

过了几天，花苞次第打开。有的犹如怀抱琵琶半遮面，娇羞可爱；有的绽开一层，像捉迷藏的娃娃期待别人寻找；有的全然盛开，像敞开的喇叭微微上扬。四片花瓣由内向外层层铺开，纤长舒展，细碎花蕊分散中间，远看如繁星点缀，灿烂夺目，近观如串串灯笼，吉祥温暖。红色的花朵喜庆吉祥，福运满堂；黄色的花朵明媚向阳，蒸蒸日上；粉色的花朵温馨浪漫，甜蜜美满；还有白、紫与复色花朵，各有韵味。而它的花语如它的名字一般美好：健康长寿、吉祥喜乐、幸福美满。

它的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四月份，盛开的还没有谢，又一茬热热闹闹地绽放，剪掉开败的花朵，新蕾便接续而来，你追我赶，生生不息，每一朵花苞，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藏着等待与可能，只待时机一到，就倾尽积蓄的力量，把美丽的容颜和淡淡的芬芳，无私赠予人们，这难道不像我们的人生吗？于沉寂中蓄力，于寒冬里坚守，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绽放独有的精彩。

待到四月底，零落的花儿纷纷飘落，它重回朴实，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来年再度芳华。这时候，也是扦插或者嫁接长寿花的好时节：剪一段枝条，或取一片成熟叶片，晾半日，插入土中，浇透水，置于阴凉通风处，不用多费心，它便能扎根生长，自成新株。不挑剔、不娇贵，给一点阳光与水分，便厚积薄发，静待绽放。

冬天已过去，春天还会远吗？在暖阳的照耀下，长寿花奏响了春的序曲，如若繁星的花儿闪烁着光彩夺目的光芒，把希望与暖意，悄悄铺满寻常的日子。



立春那天去超市买春饼，空气里刺骨的寒气似乎一点也没有春意。不承想，隔两日再次出门，照例把脖子往衣领里缩，却隐约发现整个冬天伴着哨音蛮横且有刺痛感的气流正在消退，虽寒意尚在，风却变弱了、变软了，感觉脸上装备的那层抵御寒冬的铠甲，迅速融作一袭若有若无的轻纱。微风袭来，习惯中那种粗粝的刺痛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清泉里漂洗了许久的凉润润的、绸缎般的温润触感。这变化极其轻微，仿佛宇宙经过漫长的沉睡，打着意尚未全消的呵欠渐渐苏醒，意在向世间表明，季节的轮替正一如既往地、温和而守时地、捧着新生的希望如期而至。

深呼吸一口气，那微风的凉润里，分明裹着一丝丝的甜暖，像是新翻的泥土，又像是从枯寂中沁出的缕缕草腥。这气息钻进鼻孔，并不急着往肺里去，倒先在喉咙里打个转，把那淤积了一冬的药罐子似的苦涩，悄然化开了许多。只觉得五脏六腑里那些被寒气淤塞的角落，此刻都被这无形且温柔的手，轻轻地疏通了、抚平了。

抬头张望四周，春风拂过的世界好像全部都在缓缓地松动起来。院里几棵刻满了岁月皴裂的老槐树，尽管依旧沉默地站立着，像几个岁月老人在铅灰的天幕下



直抒胸臆

打着盹，但铁灰色的枝干末梢，在微风中已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青晕。整个冬天涂着暗灰色色彩的马尾松，也明显变出油润的深绿。路旁并排矗立的白杨，光秃秃的枝干举着稀疏的鸟巢，灰白的树皮上布满块状的斑纹，但枝条的顶端却鼓起了小小的、毛茸茸的苞。苞蕾的颜色与树皮几乎无别，它们紧紧地，像抿住的嘴唇，但不再是向下的、蜷缩的、听天由命的姿态，而是随着翘起的枝干朝向天空昂着头，表现出不可逆转的生命活力。

俯身下瞧，正在解冻的泥土有些湿润，颜色深了一层，显出大地有了不易察觉的脉动。树根周边，几针鹅黄的纤弱到让人心疼的草尖，正顶开碎石，探出一点小芽。那嫩黄，是生命最初的颜色，亮亮的，怯怯的，纯粹得不染一丝尘埃。它们被微风一逗，便颤巍巍的，像是要哭，又像是害羞，最后终于奋不顾身地破土上冲。

这向上的顽强冲力无声无息，却比任何呐喊都更加撼动人心。它不问为何而生，更不虑如何终老，只是存在着、生长着，完成一次“生”的庄严历程。相比之下，人类

二月的春风

□云德

或许因了太多的意义追问，反而失了这份自然的纯粹的勃发劲头。人们总在不断地张望、回溯，像一棵犹豫该往何处分蘖枝丫的树，却忘了生命最初也是最本质的冲动，便是如这草芽一般向着光，沉默而坚定地肆意生长。

从春风唤醒生命的感触中，忽然想起了贺知章的名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可再一琢磨，诗里春风固然灵巧，用词确有新奇绝妙处，但总不免失之于锋芒过露。而自己眼见的一切，或许更近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味。这风似乎不像剪刀，没那么利落、分明的姿态，倒更像是气是水，是弥漫的、渗透的、无处不在的柔情。它不张扬自己的到来，只是默默地让柳丝自己去绿，让草芽自己去长，让蛰虫自己去醒。像个高明的导演，自己隐在幕后，只让万物去演绎生命的繁华。

是的，眼前这风确实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没有呼啸，没有宣告，甚至是跟着脚尖、试探着、一寸一寸浸润进来，带着几分怯懦且执拗的韧劲儿。这恰又不同于人类，人总喜欢在变动中寻找锚点，在无

常里渴求恒常，却不知这静悄悄的、每个刹那都在流动的、不断更新的瞬间，才是宇宙最深情的常态和永恒。

这春风，哪里仅是地理上的气流？它分明是时间本身最温柔的手，在徐徐推动着生的轮回。它将逝去的冬，酿成滋养新生的腐殖；它将枯寂的枝条，酿成待放的蓓蕾。在这永不停歇的循环中，生老病死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怖，它成了一个必要的休止符，一次深长的呼吸，一切的一切，无非都是为了下一句更嘹亮的歌唱。

我们总以为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宣告，可眼前这些树，不知见识过多少场季节轮替，它们在寒风里站了三个月，冰雪压过，北风削过，黎明前最冷的时刻也熬过。可它们不解，也不申辩，只是在春风掠过无人察觉的某一天，率先准备好那一粒嫩芽；在无人注视的某一刻，那亿万条被误认作枯枝的枝丫，不约而同地调转了枝头的方向。也许生命本该如此，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为了完成；也许这才是造物的脾气，它从不邀功，只是悄悄发生。

